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六

甲上

釋名曰鎧猶塏塏堅重之言也或謂之甲似物孚甲以自禦也

廣雅曰函甲介鎧也

說文曰鎧甲也釬音翰臂鎧也鋋音雅頸鎧也

世本曰杼作甲宋衷曰少康之子也甲鎧也墨子同

書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孔安國曰甲鎧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又曰魯侯伯禽都曲阜徐戎並興公曰善敹乃甲冑敿乃干

易說卦曰離為甲冑

詩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方戎疆也

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又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又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駟介曰旁也

又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禮記曰介胄則必有不可犯之色

又曰介者不拜言失容也

又曰獻甲者執胄

又曰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櫜袒奉

冑鄭玄曰甲鎧也有以前之謂他贄幣也櫜鎧衣也冑兜牟也袒其衣出墨鼜以致命也

又曰國家靡弊則車不彫幾甲不組縢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又曰賓牟賈侍坐於孔子言及武樂孔子曰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許靳切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然後天下知武王不復用兵也

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是故君子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

不可辱之色言色稱其服也

又曰儒有忠信以為甲冑禮義以為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自立有如此者甲鎧也干櫓者大小楯也

周禮曰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甲今時鎧也司其甲戈楯官也

又曰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為函也鄭玄曰以言燕地之人皆能作是器不須國工也燕近強胡胡習作甲冑也

又曰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屬讀如灌註之

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革堅者札長鄭司農云合甲胄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甲也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鄭玄曰革堅者支久也凡為甲必先為容服者之形容鄭司農云容謂象式也然後制革裁札之廣袤也權其上旅與其下旅重而若一鄭司農云上旅謂要以上也下旅謂要以下也以其長為之圍圍謂札要廣厚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橈鄭司農云鍛鍛革也摯謂質也鍛革太熟則革敝无強撓曲也

左傳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即位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後太叔治甲兵具卒乘

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

又曰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

又曰楚成王欲黜太子商臣其師潘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宫甲圍成王杜預曰太子宫甲也

又曰晉秦師至河曲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乃以其

屬出

又曰宋華元獲于鄭逃歸後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將主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睅大目皤大腹棄甲謂亡師也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鬚多貌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那猶何也役人曰縱有其皮丹漆若何

又曰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

之

又曰晉楚戰於邲楚王乗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又曰齊晉陳於鞌齊頃公曰余姑剪滅此而朝食姑且剪盡不介馬而馳之晉郄克傷於矢曰余病張侯曰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

又曰使呂相絶秦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潘尫之子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蹲聚也一發達七札）以示王曰王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也

又曰晉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既殺三郤胥童以甲刼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也

又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也）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甲組為甲裏公族所服被練為裏甲者所

服杜預曰組甲戍組文被練練袍也以侵吴吴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又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

又曰諸侯會柤遂伐偪陽狄㔸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杜預曰狄㔸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也左執之右拔戟成一隊百人為隊

又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宫之難尉止

等作難於西宮子孔知而不言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以自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

又曰欒盈帥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

又曰崔杼稱疾不視事莊公問崔子問疾遂從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為崔子閉公也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遂殺之

又曰楚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閱數也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齒以備軍用賦車兵車兵甲士徒甲步卒甲楯之數使器仗有

常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

又曰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也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已喜曰子皮與我矣晨自暮門之竇入駟帶率國人攻之伯有死於羊肆

又曰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因會攻擊伯州犁固請釋甲

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茍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

伯州犂也告人曰令尹將死矣

又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楚子南也公孫黑又使强委禽焉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既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擊之子晳傷而歸

又曰楚靈王伏甲饗蔡靈侯醉而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弃疾帥師圍蔡傳言楚无道也

又曰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季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殺梁

嬰梁嬰子尾家臣而主子良氏之宰子梁子尾之子高蠆也子旗為子良主宰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良也而相吾室欲無我也授甲將攻之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於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走聞之而還還子根室遊服而逆之去戎備有宮遊戲之服請命問桓子所至也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乎曰弗聞曰子盍亦授甲無宇請從

又曰齊惠欒高氏皆嗜酒欒高二族皆出惠公也信內多怨彊於

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馳告鮑文子也）遂見文子（文子鮑國也）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二子子旗子良）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彼傳言也）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施高強來奔

又曰晉荀躒如周籍談為介王曰闕鞏之甲武所以尅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墟匡有戎狄

又曰魯昭公伐季平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

曰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師徒以往䧟西北隅以入䧟公關也公徒釋甲執氷而踞言無戰心遂逐之逐公徒也公遜于齊

又曰吳子光伏甲於窟室而享王僚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坐道邊至光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專諸抽劍刺王鈹交於胸

又曰郤宛直而和令尹子常賄而信讒費無極譖郤宛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

於子氏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取進也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列兵甲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遂令攻郤氏之族黨

又曰齊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犂彌從之書與王猛息將登而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斂甲休息起欲擊之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註靳車中馬也疏靳

是當胃之皮也猛不敢與書爭故言已之從書若驂馬之隨靳也

又曰齊伐魯孟孺子泄帥右師（孺子孟懿子之子武伯也）顔羽御邴洩為右（三子孟氏臣）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南城門也）五日右師從之及齊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

又曰哀公會吳子伐齊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

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又曰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又曰孔文子將攻大叔氏訪于仲尼仲尼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又曰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駟赤謂侯犯曰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命舍甲焉

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覵郈將至駟赤使周走而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

又曰晉周綽射殖綽齊大夫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為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乃弛弓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

公羊曰成元年始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何休一解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甲鎧也譏始使丘民丘甲鎧也

周書曰年不登甲則纓縢宮室不容

戰國策曰陘山之事趙且與秦伐齊齊王懼蘇代為齊

獻書穰侯曰臣聞往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起甲兵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兵以伐齊也

國語曰晉平公射鷃不死使竪襄持之逸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今君射鷃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也

又曰句踐云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億有三千（水犀獸名）不

患其志行之少恥也而衆之不足也

史記曰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君側之惡人也

漢書曰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

又曰周亞夫曰介胄之士不拜以軍禮見天子為之動容

又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手操二石之弩負矢五十

後漢書曰朱浮被彭寵攻懷懼上䟽曰今秋稼已熟復

為漁陽所掠百姓皇皇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傳後伏見張豐狂悖奸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

又曰曹操攻袁尚袁尚曰我鎧甲不精故前為曹操所敗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賜朱輪容車遣校尉教騎士四百人被玄甲

又曰將軍劉尚擊武陵沒議復遣將馬援年六十二自

請曰臣尚能被鎧上馬光武試焉既上馬據鞍左右顧
眄上曰矍鑠哉是翁也
又曰劉盆子與丞相二十餘萬人詣宜陽降光武積兵
甲於宜陽城西高與熊耳山等
魏志曰景元平肅慎國獻皮骨鐵雜鎧二十領
又東夷傳曰漢時夫餘王葬用玉甲常以付玄菟郡王
死則迎取公孫淵誅得之玄菟庫
晉書曰桓伊為江州刺史卒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預

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
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於時收拾破敗不足
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
以朽邁猶欲輸力効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絶銜恨泉壤
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並在尋陽請勑屬領
受詔曰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乃受其所上之鎧
又曰馬隆討凉州戎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
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

以千數

又曰杜曾新野人少驍勇絶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凡有戰陣勇貫三軍

魏末傳曰司馬文王秉政徵諸葛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洛飲宴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仗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遊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七百人出遂殺樂綝

吳歷曰魏文帝與吳王明光鎧

王隱晉書曰馬隆為武威太守之郡惡虜窟局樹機能守斷道圍隆隆作八陣圖地廣則鹿角車營並進狹則才屈施輪並戰並前智謀從横出其不意以磁石累夾道側賊鎧不得過隆兵著牛皮鎧得過賊以為神

又曰陶侃夢見司馬與侃鎧者長史陳協以為司馬者國姓也鎧者捍國之器也節下當進位俄轉都督湘州刺史

崔鴻後燕録曰苻丕遣石越討慕容豐皆勸豐逆擊之

豐曰我無兵伏彼有犀甲不如待暮一戰而定之

三十六國春秋曰太康之初吳冠新殄未盈一紀干戈已尋蟣虱生乎甲冑鷰雀處於帷幄

車頻秦書曰苻堅使能鎚造金銀細鏤甲金為線以縲之 縲音纍

宋書曰比年北州為虜所陷沈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兵士卒為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冑生蟣虱

隋書曰長孫平為相州刺史甚有能名在州數年會正

月十五日百姓大戲畫衣裳為鎧甲之象上怒而免之俄而念平鎮淮南時事進位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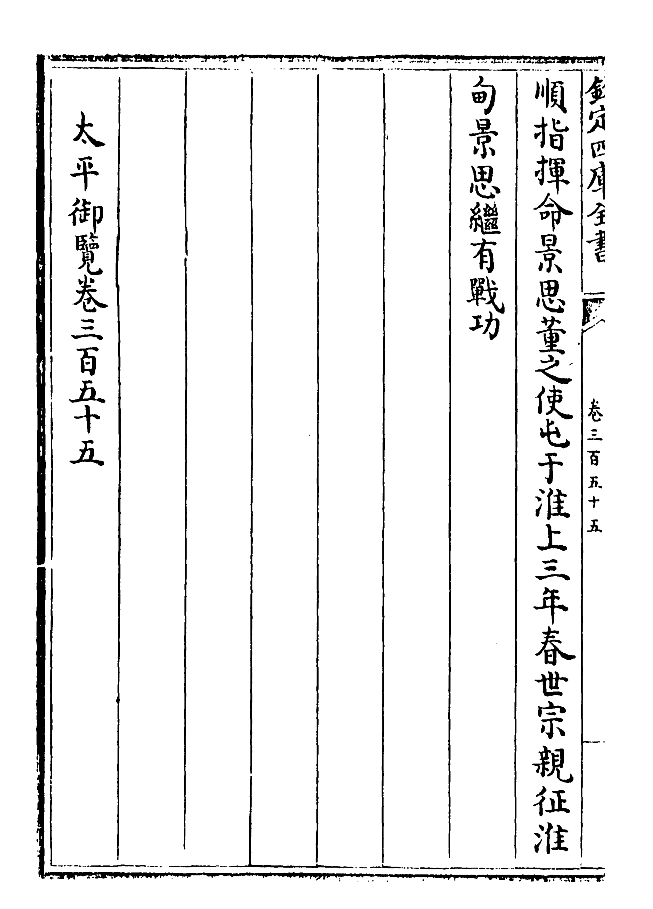
又曰張奫於命切累破賊有功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升御座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為朕兒朕為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其後賜綺羅千疋綠沉甲獸文具裝

又曰權武少果勁勇力絶人能重甲上馬嘗倒投於井未及泉復躍而出其拳捷如此

唐書曰元和中以尚書左丞呂䪺檢校工部尚書充東

都留守舊例命留守必賜旂甲與方鎮畧同及元膺受任無所賜朝論以東有寇虞時用元膺尤不當削其儀制以沮威望諫官上疏曰華汝壽三州例賜戎械居守之重固宜寵借上曰此數處並不當與其後遂皆停

五代周史曰唐景思為偏將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揔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世宗馬前距踊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一聯以堅臣之効用世宗由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軍數千人署為効



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屯于淮上三年春世宗親征淮甸景思繼有戰功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五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七

甲下

兜鍪

楯上

甲下

吳越春秋曰勾踐使大夫種於吳曰竊聞大王興大義

誅彊救弱越使賤臣種以先人藏器及甲二十領以賀君

又曰公子光伏甲士於私室具酒而請王僚王乃被棠

夷之甲三重使兵衛至光家之門夾陛帶甲左右皆王

僚之親戚也專諸置魚腸劒炙魚腹中而進之剌王僚

貫達背王僚立死

獻帝春秋曰越騎校尉伍孚以董卓無道欲身自殺之

内貫小鎧挾佩刀詣卓卓送出閤執手告别孚引刀剌

卓卓多力却不中即殺孚夷其族

董卓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為已子為作小鎧冑使騎
駃音決騠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為麟駒鳳鶵至殺人
之子如蚤虱耳
晉建武故事曰王敦死秘不發喪賊於水南北渡攻宮
壘皆重鎧浴鐵都督應詹等出精鋭距之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前廣州刺史韋郎
於廣州所部作犀皮鎧六領請免郎官也
鄴中記曰石季龍左右置直衛萬人皆五色細鎧光曜奪目

古今注曰章帝建初三年丹陽宛陵民掘地得甲一

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著金銀襦鎧

乗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

家語曰孔子言於定公曰家不藏甲古之制也今三家

過制請皆損之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出黄金蚩尤受之制以為劒鎧

言其始也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

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趙岐章句曰矢箭也函鎧也

孫卿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

慎子曰藏甲之國必有兵道

鹽鐵論曰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

呂氏春秋曰田贊衣而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惡也贊曰衣又有惡於此者王曰可得聞乎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甲冬日則寒夏日則暑衣無惡乎甲者贊也貧貧故衣惡今大王萬乘之主富厚無敵而好

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為其義也甲之事兵之事也劉人之頸刳人之腹墮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其名又甚不榮也

呂氏春秋曰邾之故為甲裳衣帛以帛綴甲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凡甲之所以為固者以滿竅也今竅滿矣而任力者半組則不然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曰將何所得組公息忌對曰上用之則民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

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知所以欲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説於是乎止官無以組

以用邾君有所尤也為甲以組而便公息忌雖多為組何損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為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説用組之心不可不察

又曰趙攻中山中山有多力者曰丘鴆衣鐵甲操杖擊無不碎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説苑曰孔子之匡簡子殺陽虎孔子似之甲士以圍孔

子之舍子路怒奮戟將下鬬孔子止之曰何仁義之不免俗也夫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修是吾之過也若非陽虎而以為陽虎則非丘之罪也夫由歌方和汝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甲罷

崔寔政論曰貪饕之吏競納財用狡猾之工復盜竊之至以麻枲被弓弩鐵焠醯中令脆易治鎧孔又褊小不足容入凡漢所以能制胡者徒𥟓鎧弩之利也今鎧則不堅弩則不勁永失所恃矣

抱朴子曰屠犀為甲給乎專政之服裂翠為華集乎后妃之首雖出於幽谷遷於喬木然為二物之計未若棲竄於林薄攝生乎榛藪

文選曰介胄被霑汗

又曰金練照海浦注練甲也

又曰玄甲曜日

陳林武庫賦曰鎧則東胡闕鞏百鍊精剛函師震椎犇人製縫玄羽縹甲灼爚流光

孔融肉刑論曰古聖作犀兕革鎧今盆領鐵鎧絶聖甚遠

魏武軍策令曰袁本初鎧萬領吾大鎧二十領本初馬鎧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見其少遂不施也吾遂出奇破之是時士卒練不與今時等也

曹植表曰先帝賜臣鎧黒光明光各一具兩當鎧一領炎鍊鎧一領馬鎧一領今世以昇平兵革無事乞悉以付鎧曹

殷仲堪相王牋曰奉所賜馬鎧既足以奬厲懦心又以光華遠任

庾翼與燕王書曰今致𧞤鎧一領兠鍪副

又曰鄧百川昔送此犀皮兩當鎧一領雖不能精好復是異物故復致之

李尤鎧銘曰甲鎧之施扞禦鋒矢尚其堅剛或用犀兕內以存身外不傷害有似仁人厥道廣大好德者寧好戰者危專智恃力君子不為

兜鍪

廣雅曰兜鍪謂之冑鉦鍜謂之鏂鍭

説文曰冑兜鍪首鎧也

易曰離為甲冑

詩曰公徒三萬具冑朱綅毛萇曰具冑具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綅子林切

禮記曰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

又曰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甲冑則必有不可犯之色貌與事宜相配也

又曰車則挽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

左傳曰公及邾師戰於井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

又曰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

又曰晉侯敗績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

又曰晉楚戰於鄢陵郤至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

風也

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胄不敢拜命（介者不拜）三肅使者而退

又曰楚白公亂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絶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艾安也）而又掩

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言葉公得民心也
穀梁傳曰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豈曰以報其恥哉
漢書曰王莽傳云元始五年策王莽加九命之錫於是稽首拜受甲冑一具
後漢書曰劉虞每心忿公孫瓚不已自率兵十萬攻瓚將出從事代郡程緒免冑而前曰公孫瓚雖有過惡而明罪未正不若告使改行如不聽以武臨之瓚必悔禍謝罪

所謂不戰而服人也虞以緒臨事沮議斬之以狥戒軍士曰無傷餘人殺一伯珪而已寘遂大敗斬寘于薊市

東觀漢記曰祭遵薨喪至河南博士范升上疏曰遵為將軍雖在軍中心存王室不忘俎豆可謂守死善道者也乃贈將軍給侯印綬遣校尉發騎士四百人被玄甲兜鍪兵車軍陣送葬

又曰建武六年馬武與衆將上隴擊隗囂身被甲兜鍪持戟奔擊殺數十人囂追至兵盡還武中矢傷

又曰上不親征彭寵朱浮上疏切諫曰連年距守吏士皆被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上與下卒焦心大兵冀蒙救護生活之

獻帝春秋曰孫策獲太史慈謂曰昔與卿神亭之役若為卿先如何慈對曰不敢面欺若兠鍪帶不斷未可量也

吳志曰太史慈與孫策戰于神亭策得慈兠鍪

吳歷曰諸葛修作東興隄魏軍拒之時寒雪恪使丁奉等皆解鎧但著兠鍪持兵緣遏時北軍見裸身緣遏皆

大笑不即嚴兵便亂斫遂破北軍

晉書天文志曰魏文帝黄初六年十月有星孛于少微歴軒轅占曰兵喪除舊布新之象時帝軍廣陵辛丑帝親御甲冑觀兵

沈約宋書曰元嘉二十七年北討至陜虜多縱突騎衆軍患之辥安都怒甚乃脱兠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兩當械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㘞所向無前當其鋒者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衆無不披靡

王琰宋書曰晉康太守劉思道攻廣州殺刺史羊希龍驤將軍陳伯紹討之思道迎擊之殺傷甚衆會紹鼙解兜鍪墜地退走見禽

車頻秦書曰苻登堅族曾孫堅死登自立皆刻兜鍪作死休字示士以必死為度故戰所向無前

崔鴻前秦錄曰苻堅末慕容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飛矢滿身

後周書曰突屈之先臣於茹茹居金山之陽茹茹鐵工

金山形似兜鍪其後謂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

春秋繁露服制象曰夫執介冑而後能距敵者固非人之所貴也

孝經援神契曰欲去惡鬼須具五刑五人皆持大斧着鐵兜鍪將之常使去四五十步不可令近人也

戰國策曰蘇秦説韓王曰韓之劒當敵則斬甲楯鞮鍪

國語曰靡笄之役郤獻子陽曰余病矣張御曰受命於廟受脤於社甲冑而效死戎之政也

又晉語曰郤至甲胄而見客免胄而聽命

樂資春秋後傳曰吳越令魏武侯屬衆五年秦人興師而臨西河魏士聞之介胄不待令而奮擊殺秦人者萬數

英雄記曰袁紹為公孫瓚所圍別駕田豐扶紹入空垣紹脫兜鍪抵地云丈夫當前鬬死而返逃入墻間豈可得活一云入匿墻間

盧綝晉書四王起事曰建武元年天子還洛陽右將軍

張方啓陛下自鄴來還宜詣宗廟天子出因便刧啓移都其夜方悉引兵從西明廣陽諸城門入自領五千騎皆捉鐵纒矟擊兜鍪𩓾皆用凉州白鶡毛望之若荼周遷輿服雜事曰刺校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首戴虎

皮冑

傳曰蒙臯比以犯陳蔡因是有虎皮冑焉蜀隊戴貝冑被犀角此古制也詩云貝冑朱綅謂以貝齒飾冑朱縷綴之也冑捶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綅之象也

晉令曰軍列營步騎士以下皆着兜鍪

郭義恭廣志曰獠在牂柯興古鬱林交趾蒼梧皆以朱漆皮為兜鍪

家語曰孔子對魯哀公曰介胄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之然

孔叢子曰陳王曰將居軍之禮勝敗之變如之何太師曰介胄在身執鋭在列雖君父不拜

又曰子高曰夫儒者居德行道則衮冕之服統師旅則

有介冑之服

韓子曰天下無道攻戰不已甲冑生蟣蝨燕雀處帷幄

虞喜志林曰宋祭酒云可以行禦者為械謂鎧甲兜鍪也

抱朴子曰夫德教者黼黻祭服也刑罰者捍刃之甲冑也若以德教治狡暴猶以黼黻禦剡鋒也以刑罰施平世是以甲冑升廟堂也

又曰恐痛苦之藥石者所以除伐命之疾甖甲冑之重

冷者所以扞鋒鏑之集

又曰盤旋揖讓非禦殺之容貫甲纓胄非廟堂之飾

曹植表曰兩當鎧二十領兜鍪百副

陶侃荅溫嶠書曰奉所送帳下得蘇峻兜鍪兜鍪作之

巧劫用功殊多戰器不事須此也意謂不如三甲者逆

賊身所服此是凶器古人惡其名得此兜鍪者猶以有

功令賞其細葛一端

魏武帝上事曰臣前上言逆賊袁尚還即厲精銳討之

今尚人徒震蕩部曲喪守引兵逋亡陳車被堅執銳朱旗震燿虎士雷譟望旗眩精聞聲喪氣投戈解甲翕然沮壞尚單騎送走捐弃偽節鈇鉞大將軍邟鄉侯印各一枚兜鍪萬九千六百二十枚其矛楯弓戟不可勝數于寶百志詩曰壯士稟桀姿氣烈有自然俯仰辟雍中胡能救世艱闕鞏代縫掖兜鍪易進賢

楊雄長楊賦曰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距海漂崑崙提劒而叱之所過麾城摲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

可殫記當此之勤艱年生蟣虱介冑被霑汗

文選曰朝食不免冑夕息常負戈

又曰貝冑星離以貝飾之

楯上

釋名曰楯遯也跪其下避刃以隱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本出於吳為魁師之所持也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滇所持也或曰羌盾言出於羌也約而鄒者曰陷虜言可陷破虜敵今謂之曰露是也狹而長者曰步楯步

兵所持與刀相配也狹而短者曰狹子盾車上所持者也子小稱也以韉編板者謂之木絡盾世以犀皮作之曰犀楯以木作之曰木盾皆因所用為名也

許慎說文曰楯瞂音伐也所以捍身蔽目象形聲也櫓大盾也

揚雄方言曰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或謂之干干者捍也關西謂之盾

張揖埤蒼曰戟盾也

廣雅曰果科干猷櫓戟盾也

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

禮記曰仲夏之日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

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又曰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鄭玄曰朱干亦大楯也

周禮曰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喪紀則衰葛執

戈盾

又曰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隷而時儺

又曰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辯其物與之等以待重事鄭玄註曰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

又曰司戈楯掌戈楯之物而頒之

又曰魯及齊戰於炊鼻杜預曰炊鼻魯地齊子泉捷從泄聲子聲子魯大夫也射之中楯瓦繇朐汏輈七入者三寸

又曰宋樂祁獻趙簡子楊楯六十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八

楯下 彭排

銜枚 棓

椎

楯下

春秋元命苞曰帝梏戴干是謂清明發節移度盖象招搖宗均曰干楯招搖為天戈戈楯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為表者也

史記曰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羽謝無有閉關事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劒楯入營衛士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叅乘樊噲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而啗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

避豈特危酒乎

漢書曰周亞夫子為父買尚方甲楯五百被（張晏曰被具也）可以葬者取傭苦之不與錢傭知其盜買縣官器怨而上變告子事連汙亞夫亞夫嘔血死

又曰晁錯上言曰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

謝承後漢書曰孟政字子節地皇六年為府丞虞卿書佐時太守缺丞視事毗陵有賊丞討之未到縣道路逢

賊吏卒迸散政操刀楯與賊相擊丞得免難政遂死於路

又曰江漢字子甫遷丹陽太守是時大江劇賊余來等刦擊牛渚丹陽邊水諸縣居民敺略良善經歲為害漢到郡會集勁士脩整戰具鈎鑲刀楯大戟長矛弓弩勁兵轉送承接余來出戰失利遂見梟獲孝順帝喜其功賜以劒珮

後漢書曰袁紹為高櫓起土山射曹操營中皆蒙楯而行

東觀漢記曰逢萌字子康北海人少有大節家貧給事

為縣亭長尉過迎拜問事尉去舉楯撾地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後耶遂去學問

魏志曰建安五年太祖軍於官渡袁紹進保武陽稍前依沙埵為屯合戰不利紹射營中雨下行者皆蒙楯衆以大懼

又曰太祖與呂布戰太祖募陷陣典韋先將應募者數十人皆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

魚豢魏畧曰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遊俠與平中

三輔亂出母為賊所畧出攘臂結袵獨持楯追之行數里及賊殺數十餘人賊乃解還母

韋昭吳書曰魯肅欲渡洱衆騎追肅肅植楯引弓射之矢貫洞騎度不制乃相率還

吳録曰交趾朱鳶縣有檳榔正直高六七丈葉大如楯

王隱晉書曰朱伺字仲文小為才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内涉江夏便鞍馬弓弩刀楯射獵

于寶晉記曰吳軍師張悌帥衆一二萬濟江與討吳護

軍張翰揚州刺史周陵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青巾兵屢陷堅陣

沈休文宋書曰宗越南陽葉人也為隊主蠻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輙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单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就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宋略曰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劉豪少工刀楯勇冠三軍及在漢中忽修長生之術使道士合金丹餌之咽而死

及就殮尸弱如生

宋元嘉起居注曰御史中丞劉損奏風聞前廣州刺史韋朗澁任虐法暴濁是彰於州所造牙楯三十幡朱畫青綾楯三十五幡請以見事追免朗前所居官

南史王洪軏侍高帝以身捍矢高帝曰我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軏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矣帝甚賞之

齊書曰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

年時為刼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禽

賞舞刀楯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北史曰後魏蠕蠕犯塞以任城王雲為中軍大都督從

獻文討之過大磧雲曰夷狄馬初不見虎頭楯若令舞

楯在前破之必矣帝從之於是相率而歌方駕而前大

破之獲其兇酋

英雄記曰公孫伯圭追討叛胡丘力居等于管子城伯

圭力戰兵乏食馬盡煑弩楯啖食之

又曰袁紹討公孫瓚先令麹義精兵八百強弩千張以為前登瓚輕其兵少緫騎騰之義兵伏楯下一時同發瓚軍遂大敗

蔡邕月令章句曰洪範經云兵革並起兵謂金刃革謂甲楯

又曰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

張敞晉東宫舊事曰東外崇福門門各𦨮楯士幡雞鳴戟十張

陶公故事曰臣侃奉獻金華大羌楯五十幡青綾金華楯五十旛

王琰冥祥記曰東海何敬叔少而奉佛至泰始中隨湘中刺史劉韞監營浦縣敬叔時遇有栴檀製以為像像將就而未有光材敬叔意願甚懃而營索無處凴几微睡見沙門語敬收云縣後何家有一桐楯甚堪像光其人極惜之苦求可得也敬叔寤問縣後果有何家因求買楯何氏云實有此楯甚愛惜之明府何以得知敬叔

具説所夢何氏驚奉以製光

山海經曰羿與鑿齒戰于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矢鑿齒持盾戟郭璞曰鑿齒人類齒如鑿長五六尺

又曰開明北有鳳鳥鸞鳥背戴楯

張華博物志曰朝廷都許時上先人刀劒楯物及銅大盆殿上四角鼎皆先後所賜得也

劉義慶世説曰魏武征袁本初治裝餘有數十斛竹片咸長數寸衆並謂不堪用正合燒除太祖意甚惜思所

以用之謂可以為竹甲楯而未顯其言馳使以問楊主簿德祖應聲荅與帝正同衆伏其辯悟

異苑曰河南褚裒字季野將北伐車士忽同時唱言可各持兩楯復相謂曰一人焉用兩為及敗悉負楯而退

國語曰桓公問曰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管子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賈逵曰輕過輕罪也移諸甲兵以甲兵贖罪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輕罪贖一楯一戟

潛夫論曰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案以類楯追遽

擾攘未能相一誠易制也

淮南子曰夫括淇衛箘簬音路高誘曰栝箭括也淇衛箘簬箭所出也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翦以銀錫雖有薄縞之襜腐荷之櫓荷蓮草也櫓大楯也然猶不能獨穿也若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經華楯矣

楊泉物理論曰古有邡帥之刀蘇家之戟皆為良工利器時所寶貴也夫刀者身之寶也楯者身之衛也御禦難之藩牆守之城池也

夢書曰夢得鑲楯憂相負也

漢書揚雄校獵賦曰賁育之倫蒙楯負羽杖鏌鎁而羅者以萬計

吳都賦曰杭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勾踐將伐吳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黄金狀若龍蛇以獻吳王王受之施於姑蘇臺姑蘇臺捷獵例次貌也言今起神龍殿亦施此物也

又曰干鹵鋋暘夷勃盧之施

又曰家有鶴膝戶有犀渠

李尤楯銘曰吳斾魯猷戎兵特須也

張奐與崔子真書曰僕以元年到任有見兵二百馬如牿羊矛如錐鈸楯如榆葉

陶侃答慕容瘣書曰當今揚淮鋭勇飛廉超驥收屈盧必陷之矛集鮫犀不入之楯

庾闡責五員文曰自我來思踰歷中春凄風跨月苦雨積旬地藉濕蓐室無完幕帟負楯傳時仗櫓擊柝

謝尚餉楊征南書曰五尺金斷頭刀一口碧綾車中楯一審

又與張凉州書曰今致碧綾車中楯一

彭排

釋名曰彭排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晉安帝紀曰劉裕大破孫恩於麻山恩以彭排自載僅得還船

諸葛亮軍令曰帳下及右陣各持彭排

銜枚

詩曰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鄭玄曰勿猶無

也示初無行陣銜枚之事者也

禮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皆銜枚

周禮曰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鄭玄曰枚狀如箸横銜之銜枚氏

掌司囂察囂讙者謂其聒亂國之大祭祀令禁毋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為其言語以相誤也

國語曰吳王起師軍于江北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役亦令右軍踰江五里以須賈逵逆流而上曰泝徑渡曰踰須待也夜中乃令涉江鳴鼓中水以須越王以

其中軍私率六千人銜枚以襲攻之吳師大北

史記曰項梁率師攻秦秦使章邯距梁章夜銜枚擊楚殺項梁

陸賈楚漢春秋曰高祖向咸陽南趣宛宛堅守不下乃匿其旌旗人銜枚馬束口龍舉而翼奮雞未鳴圍宛城三匝宛城降

漢書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軍殺儋於臨濟下

又曰趙充國擊西羌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陣會明畢

東觀漢記曰吳漢伐蜀分營於水南水北北營戰不利乃銜枚引兵往合水南營大破公孫述

梁祚國統曰孫權嘗賜甘寧酒米寧以米賜帳下乃以銀碗酌酒自飲次與其郡督次酌其次命銜枚出斫敵

王隱晉書曰毋丘儉文欽反遣鄧艾進屯樂嘉欽果夜銜枚襲艾等昧爽至於城下

又曰王浚都督幽州諸軍事成都王使和演發兵殺浚單于以演謀告浚州府逼近街枚密嚴夜與單于圍演演持白旛請降

孫嚴宋書曰柳元景總軍北討元景至弘農營於開方口衆軍並造陜下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一宿而至遂合戰元怙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既出賊不意虜衆大駭

王智深宋書曰劉誕作亂孝武帝使沈攸等伐之於是

龍驤將軍卜天生推車塞塹率敢死數百人銜枚先登

習鑿齒漢晉陽秋曰初魏軍始入蜀劉禪分二千人付

羅獻留守吳聞蜀敗遂起兵遣盛憲謝詢等水陸並到

説獻以合從之計獻謂諸將曰今據孤城百姓無主吳

人因釁公敢西過宜一決戰以示衆心遂銜枚夜出擊

破憲

盧綝晉四王起事曰天子自鄴至洛右將軍張方逼帝

幸長安河間王率參佐到灞水上迎人兵去路百餘步

枚銜屯列

崔鴻後秦録曰永和二年遣武衛姚鸞營於大路晉將沈林子簡其軍中精銳朱遠等銜枚夜襲鸞營鸞死之

又前涼録曰張璩字元琰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日璩銜枚密擊大破之由是顯名

又蜀録曰李特使弟驤屯軍毗橋以備羅尚尚遣將張

興偽降於驤以觀虛實興夜歸白尚尚遣精勇萬人銜枚隨興夜襲驤營驤及將士奔於流㴖

越絕書曰吳王闔閭問伍子胥軍法子胥曰王身將即疑船旌麾兵戟與王船等者七艘將軍疑船兵戟與將軍船等三船皆居於大陣之左右有敵即出就陣吏卒皆銜枚教歌擊鼓者斬

曹瞞傳曰公將襲袁紹軍乃選精銳步騎皆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至紹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

大破之
太公六韜曰以少擊衆必以日之暮人操炬火合則滅之或鼓呼而行或銜枚而止
吳孫子三十二壘經靈輔曰移車移旗以順其意銜枚而陳分師而伏後至先擊以戰則克
魏文帝兵書要畧曰銜枚毋讙譁唯令之從
左思吳都賦曰銜枚無聲悠悠旆旌
掊

服虔通俗文曰大杖曰棓

魏志曰鍾會反因將軍胡烈等與子疏云會帳下督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欲呼外兵入以次棓殺投置坑中外兵乃殺會

曹瞞傳曰操為洛陽北部尉繕治四門造五色棒懸門左右各數十條有犯禁者不避豪強輙棒殺之

虞翻江表傳曰孫皓以張布女為美人皓先殺布後問美人曰爾父何在答曰賊已殺之皓大怒即棒殺美人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昱或有忤意者輙加以虐刑有白梧數十枚各有名號鍼鑿錐鋸之徒不離左右甞以鐵錐錐人陰破

六韜曰方胥鐵棓重十二斤柄長五尺千二百枚一名天棒許慎注曰大杖以桃為之擊殺羿是以鬼畏桃人也

抱朴子曰吳遣將軍討山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刀劒皆不得拔將軍乃多作勁木白棒擊之禁不復行因而刨賊

又曰余願世人改其無檢之行除其驕簡之失則趙勝之門無去客黃祖之棒無所用矣

晉宣帝教曰當敎諸圍上守土皆作棒人一枚輕重長短者各各可守皆當頭施紉挂臂賊破死在旦夕避近衝突圍當以棓棓之

高堂隆陳灾異表曰石氏星占曰天棓五五星之杖也主擿棓亂兵客星彗茀干犯棓兵大起二年消復之宜罷省百役勿使士卒怨於勤苦而為亂足其廩食度可

勞然後用之則士卒安而無亂兵矣

椎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讎得力士為鐵椎重一百二十斤擊始皇慱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有才力力扛鼎乃往請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金椎椎之命從者刑之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兵部八十九

鞍

說文曰鞍馬鞁具也

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王侍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鞍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者詔下蠶室後為宦者丞

司馬彪漢書曰光武徵趙喜引見賜鞍馬待詔公車

東觀漢記曰景丹將兵詣上上勞勉丹出至城外兵所下馬坐鞍旃毾登上

又曰王莽誅諸謀者李次元聞事發覺被馬欲亡馬駕

在轅中惶遽著鞍上馬出門顧東乃自覺止

又曰章帝曰明德后時廣平鉅鹿樂城王在邸入問起居朕從上望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於是以白太后即賜錢各五百萬

英雄記曰呂布刺殺董卓與李傕戰敗乃將數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

魏志曰許褚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河濟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

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為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棹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厄

又曰太祖馬鞍在庫為鼠所齧庫吏懼死鄧哀王沖以刀穿單衣如鼠齧者謬有愁色太祖問之沖曰俗以鼠齧衣者其主不吉太祖曰此妄言耳俄而庫吏以齧鞍問太祖笑曰兒衣在側而齧況懸柱乎

魏略曰五官將知王忠昔常噉人時因從駕出行令取

家間髑髏著忠擊馬鞍以為嬉笑

吳志曰曹公破走魯肅先還權大請諸將肅將入閤拜權起禮之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曰願至尊威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蒲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拊掌欣笑

又曰孫權每田獵乘馬射虎常突前攀持馬鞍張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駕禦英雄

驅使羣臣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

後魏書曰傅永有氣幹拳勇過人能手執鞍橋倒立馳騁

江表傳曰孫策討祖郎生獲之策謂郎曰爾昔斫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汝莫怨怖郎叩頭謝罪即破械賜衣署門下賊曹

魏百官名曰紫茸題頭高橋鞍一具

三輔決錄曰平陵士孫奮富聞京師梁冀知奮儉悋以

鏤衢鞍遺畜從貨五千萬

西京雜記曰武帝時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在暗室光照十丈

又曰武帝得貳師天馬造玫瑰石為鞍

異苑曰昔有人乘馬山行遥望岫裏有二老公相對摴蒱遂下騎造焉以策拄地而觀之自謂俄頃視其馬鞭漼然已爛顧瞻其馬鞍體骸枯朽既還至家無復親屬一慟而絶

六韜曰車騎之將軍馬不具鞍勒不備者誅

陸景曲記曰周世以膏腴之沃壤豐鎬之寳地大啓封境以封秦釋鞍授鞚假驥他人欲無陵巳其可得乎

傅玄馬射賦曰百馬齊興六驥孔閑金銜玉羈文防鏤鞍明珂景服華叢采鮮

古樂府左延年從軍詩曰從軍何等樂鞍一驅乘雙駮馬照人目龍驤自動作

謝惠連詩曰挂鞍長林側飲馬脩川湄

劉琨扶風歌曰擊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

魏曹植上銀鞍表曰於先武皇帝代勑賜銀鞍一具初不敢乘謹奉上

宋劉義恭謝金梁鞍啓曰賜臣供御金梁橋鞍制作精巧宜副龍駟聖慈下逮猥垂光賜

後漢李尤鞍銘曰驅騖馳逐騰躍覆䟦雖其捷習亦有顛沛井羸其瓶罔不斯敗

轡

釋名曰轡咈也言牽引咈戾以制馬也

詩曰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又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

又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

周禮曰挈壺氏挈轡以令舍

又曰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

家語曰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以德法為銜勒以

百官為轡善御馬者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人者一其德法正其百官均齊人力和安人心故令不再人順從刑不用而天下理矣

又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又曰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矣

又曰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今齊之以刑而猶弗

勝何禮之齊也孔子云禮譬之於御則轡也

漢春秋曰大駕公卿奉引大僕執轡大將軍陪乗光武東京郊祀法駕則河南尹奉引奉車都尉執轡侍中叅乗

孔叢子曰夫子云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故赦者馬之委轡也無赦者痤疽之礦石也

列子曰凡御者得之於銜應之轡得之手應於心

淮南子曰權衡者人主之與爵祿者人臣之銜轡矣

又曰王良造父御也上車攝轡馬為齊整

班固東廵頌曰乘輿動色羣后屏氣萬騎齊鑣千乘殄

轡

魏明帝善哉行曰百馬齊轡御由造父

後漢李尤轡銘曰轡銜在手急緩必時賞罰在心中和

是思馬知良御進取道里人知善政令行禁止

鞚

張揖埤蒼曰靮音的馬韁也鞚馬勒也鞴音兩鞝音羈勒韁也

韁音祖柔皮也

服虔通俗文曰所以制馬口曰鞚

環濟吳紀曰大皇帝征合肥未下因徹軍還兵呂蒙等共留津北魏將張遼奄至圍數重蒙等死戰既破圍上馬出升浮橋南已絶丈餘無板谷利時為親近監白曰至尊牢攝鞍緩鞚利常着鞭以增馬勢於是得渡

晉書曰温嶠字太真王敦舉兵内向六軍敗績太子將

自出戰嶠執鞚諫太子乃止

晉起居注曰冠軍將軍王浹表臣已發許昌城内北人諸將孫凱等謀欲逼臣留身驅遣南人臣初出城門乃相纒繞牽臣馬鞚臣手刃斬截僅乃得出

應瑒馳射賦曰放鞚長騁神足奔越終節三驅矢不虚發

陳琳武庫賦曰馬則飛雲絶景直髻騧騮走駿驚飆步象雲浮受銜斯遊歛鞚則止

傅玄銀馬賦曰奮疊岃爻虎據麟跱望雲睇景乘虚四

起縱銜則任攬鞚則止

成公綏射兔賦曰收輔車之雙轡舍良馬之長鞚禽迅

羽之輕猋截逸足之狡弄盈得獲於後乘充庖廚之所貢

夏侯湛征邁辭曰上伊闕兮臨川柎駿馬兮授鞍中銜

兮載歎飲鞚兮盤桓

閔鴻與劉子雅書曰若能控奔驥以接駑乘則力追者

萬羣傾循翅以顧短翮則歸飛者如雲

勒

劉芳毛詩箋音義証曰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爲勒且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爲轡者蓋是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鞚爲轡亙覆推之此爲明証又詩稱執轡如組

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執爲轡審矣今俗儒咸以轡爲勒而曾無悟者

家語曰閔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不能御民者棄其德法專用刑辟譬猶御馬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馬必傷

車必敗無德法而用刑民必流國必亡

漢書曰呼韓耶單于甘露三年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賜以冠帶衣裳玉具劒安革勒一具馬十五疋

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好畀車小馬小牛令左右騎斷羈勒使墮地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涼州胡安據盜發張駿墓得珊瑚馬鞭馬腦鍾黃金勒

鄴中記曰虎韓勒呼馬勒曰轡羅勒曰香菜

永昌記曰哀牢王出入射獵騎馬金銀鞍勒如翠毛之飾

淮南子曰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各上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

說苑曰田子方度西河造翟黄翟黄乘軒車載華蓋黄金之勒約鎮簟席如此者具駟十八乘子方望以為人君翟黄至而子方曰子人臣也將何以至此對曰此皆君之賜也臣進五大夫禄爵倍以故至

如此

韓陽天文要集曰造父五星在傳舍南造父洗馬轡勒

銜鑣

桒據詩曰騏驥伏吴坂不與伯樂俱駑馬同銜勒豈得

獨卓殊

魏文帝馬腦勒賦曰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交錯

有似馬腦故其方人因以名之或以繫頸或以飾勒余

有斯勒美而賦之命陳琳王粲並作詞曰夫珍物寄中

山之崇崗稟金德之靈施含白虎之華章扇朔方之玄氣喜南離之焱陽歙中區之黄彩曜東夏之純蒼苞五色之明麗配皎日之流光内炤浮景外鮮文繁奇章異彩的爍其間爾乃藉彼朱罽華勒用成駢居列跱煥若羅星

應瑒馳射賦曰群駿籠茸於衡首咸皆腰裛與飛兔䮫修勒而容與並軒翥而厲怒

陳琳馬腦勒賦曰五官將得馬腦以為寳勒美其英綵之

光艷也使琳賦之爾乃他山為錯荆和為理制為寳勒以御君子

王粲馬腦勒賦曰因姿象形匪彫匪刻厥容應規厥性順御世嗣之駿服兮表騄驥之儀

王沉馬腦勒賦曰厥象伊何如規之盈緻鱗紆欝白黒殊形如氷之潔如玉之貞固乾坤之所育兮匪雕鏤而自成爾乃施飾龍首加服鸞鑣和鈴鏘鏘迴景逍遥

鑣

釋名曰鑣包也所以在傍芭斂其口也

說文曰鑣馬銜也銜馬勒口中也

爾雅曰鑣謂之钀

詩曰游於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毛萇曰輶軒也獫歇驕田犬也鄭玄曰軒車驅逆之車也置月於鹿者異於乘車也

釋智匠古今樂録曰明帝休成之樂歌曰玉鑣息節金軺懷音

文士傳曰山巨源為吏部郎欲舉嵇康自代康聞與之

書曰譬猶禽鹿少見馴育則服教從制長而見羈維飾以金鑣饗以嘉肴愈思長林而志在豐草

魯國先賢志曰黄伯仁龍馬頌曰揚鑣鸞兮揮紅沫之播飄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賤騎繩控草提皮薦而已及其後革鞍攻成鐵鑣不飾

又曰古者檕車無輪棧車無軛其後木鈴不衣長轂敗幅今富者銀黄華左搔以結綏錯鑣塗朱珥靳飛軨

楚辭曰絶鑣衢以馳騖兮暮着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遠不御兮千里

棗據詩曰貞偽各有分駑驥不齊鑣

陶琬之詩曰我服既暉我駟既閑揚鑣警路哀籥清綿

桓玄集載琬之為江州主簿

宋文帝登景陽樓詩曰士女炫街里軒冕曜都城萬軫揚金鑣千軸樹蘭旌

袁淑游新亭曲水詩序曰離榭修幕陵隧彌皋鑣容旆

綵裊野麗雲

鮑昭詩曰飛鑣出荆路鶩服入秦州

王沉踐行賦曰六龍齊鑣鑾聲振振景動波迴天行星

陳

張協玄武館賦曰天子翱翔郊甸順時廵省龍駟騰鑣

羽騎遊騁顧流光以鞍轡迴鸞旗而時幸

李充穆天子賦曰其馬則赤驥盜驪騂騮騄耳揚和齊

鑣一瞬萬里

董子曉乘輿駮馬賦曰軀觀若斯氣勢雲披銜金鑣着

玉羈

顏延之七繹曰梓工飾雕簟之輿涓人進龍圖之馬𪅃

駕則眩奪鳳蓋振鑣則圈促函夏故動軔馳光舉策流赭

張委九愍曰映金箱之羽蓋鳴玉衡之鸞鑣望天路以

振策指萬里於崇朝

殷琰宣貴妃誄曰嚴位服於旗容尚徽謚於銘策節哀

路於蕭鐘齊行鑣於輬翟

應璩與劉文達書曰僕頃倦遊談之事欲修無為之術不能與足下齊鑣騁轡爭千里之表也

桓温與慕容皝書曰自滄流以北幽朔以東將軍皆以羈落而總率之矣首尾脣齒左右力用鳴鏑揚鑣動數十萬

太平御覽卷三百五十八